

論語正義



# 論語正義

劉寶楠 著

## 卷一 學而第一

正義曰。釋文及皇邢疏本。皆有此題。邢疏云。自此至堯曰。是魯論緒下。爲當篇之小目。第一。順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案古人以漆書竹簡。約當一篇。卽爲編列。以章束之。故孔子讀易。韋編三絕。當孔子時。諸弟子撰記言行。各自成篇。不出一人之手。故有一語而前後篇再出也。毛詩序疏引說文。第一。次也。从竹。今本說文脫。弟字下云章束之次弟也。從古字之象。疑弟指章束之次言。弟則指竹簡言。釋名釋書契云。稱題亦有第。因其第次也。後漢安帝紀李賢注。第謂有甲乙之次第。

### 集解

正義曰。陸德明經典釋文。載論語舊題。止集解二字。在學而第一之下。自注。一本作何晏集解。一本必六朝時人改題。誤以集解爲何晏一人作也。然釋文雖仍舊題。而云何則亦爲後世之誤說所惑也。

### 凡十六章

正義曰。釋文舊有此題。其所據卽集解本。今皇邢疏無凡幾章之題者。當由所見九十二章。趙岐孟子篇彼曰。論四百八十六章。較釋文少六章。然釋文先進篇二十三章。依集解宜爲二十四章。衡靈篇四十九章。依集解實爲四十三章。又陽貨篇二十四章。漢石經作廿六章。凡皆所據本異。故多寡迥殊。今但依釋文以存集解之舊。其有雜合錯誤。各記當篇之下。至後世分析移併之故。言人人殊。既由臆造。則皆略焉。又趙岐言章次大小。各當其事。無所法也。明謂論語章次。依事類攸。無所取法。與孟子篇章迥殊。而皇疏妄有聯貫。翟氏顧考異。已言其誤。後之學者。亦有惑焉。既非理所可取。則皆刪佚。不敢更箸其說焉。翟氏顧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困焉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

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說懌。正義曰。曰者。皇疏引說文云。開口吐舌謂之爲曰。邢疏引說文云。曰。象口氣出也。又引孝經釋文云。從口乙聲。亦象。口氣出也。所引說文各異。段氏玉裁校定作從口乙。象口氣出也。又引孝經釋文云。從口乙聲。亦象。口氣出也。人將發語。口上有氣。故曰字缺上也。學者。說文云。數。覺悟也。從教从口。口。向曉也。白聲。學。篆文數省。白虎通辟雍篇。學之爲言覺也。以覺悟所未知也。與說文訓同。荀子勸學篇。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又云。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其禮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案王制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世子王太子之弟子。踰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是詩書禮樂。乃貴賤通習之學。學已大成。始得出仕。所謂先達於禮樂者也。春秋時。廢選舉之務。故學校多廢。禮樂崩壞。職此之由。夫子十五志學。及後不仕。乃更刪定諸經。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嘗定公五年已修詩書禮樂。即謂此也。刪定之後。學業復存。凡篇中所言爲學之事。皆指夫子所刪定言之矣。時習者。說文。時。四時也。此謂春夏秋冬。而日中晷刻。亦得名時。引申之義也。皇疏云。凡學有三時。一是就人身中爲時也。內則云。六年教之數目。十年學書計。十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年成童舞象。並是就身中爲時也。二就年中爲時也。王制云。春夏學詩樂。秋冬學書禮。三就日中爲時。前身中年中二時。而所學並日日修習不暫廢也。今云學而時習之者。時是日中之時。之者。詩蓼莪鄭箋云。之。猶是也。此常訓。不亦說乎。孟子滕文公上。不亦善乎。趙岐注。不亦者。亦也。爾雅釋詁。說。樂也。皇本凡說皆作悅。說文有說無悅。悅是俗體。夫子自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又稱顏回好學。雖貧不改其樂。皆是說學有然也。乎者。說文云。乎。語之餘也。廣雅釋詁。乎。詞也。此用爲語助。○注。子者至說懌。○正義曰。白虎通號篇。子者。丈夫之通稱也。與此注義同。言尊卑皆得稱子。故此孔子門人稱師亦曰子也。邢疏云。書傳直言子曰者。皆指孔子。以其聖德著聞。師範來世。不須言其氏。人盡知之故也。龜習者。說文。龜。誦也。龜。誦也。周官大司樂注。倍文曰誦。以聲節之曰誦。誦誦皆是口習。故此注言誦習也。但古人爲學。有操縱博依離瓶與藝諸事。此注專以誦習言者。亦舉一端以見之也。說文。習。鳥數飛也。引申爲凡重習學習之義。呂覽審事。此注專以誦習言者。亦舉一端以見之也。說文。習。鳥數飛也。引申爲凡重習學習之義。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鋸齒。簡冊亦用竹爲版。故亦名業。曲禮云。請業則起。注。業謂篇卷也。是也。悅。譯者。說文新附。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包曰。同門曰朋。正義曰。宋氏知鳳樓說也。注重言以曉人。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聚。至自遠方。其不受業焉。弟子至自遠方。即有朋自遠方來也。朋即指弟子。故白虎通辟雍篇云。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孟子子濯孺子曰。其取友必端矣。亦指友爲弟子。按宋說是也。釋文云。有或作友。非。考白虎通引有朋作朋友。疑白虎通本作友朋。即釋文所載或本。後人乃改作朋友耳。隸釋載漢龔壽碑。有朋自遠。亦作有友。盧氏文昭釋文考證云。自。呂氏春秋貴直篇。有人自南方來。句法極相似。陸氏謂作友非是也。自遠方來者。廣雅釋詁。自。從也。爾雅釋詁。遠。遠也。淮南兵略訓。方者。地也。禮表記注。方。四方也。爾雅釋詁。來。至也。並常訓。學記言學至大成。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然則朋來。正是學成之驗。不亦樂乎者。蒼頡篇。樂。喜也。與說義同。易象傳。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兌者。說也。禮中庸云。誠者。非自誠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文時習是成己。朋來是成物。但成物亦由成己。

既以驗己之功修。又以得教學相長之益。人才造就之多。所以樂也。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爲樂。亦此意。○注。同門曰朋。○正義曰。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鄭注此文。與包同。同門者。謂同處一師門也。禮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注。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孔疏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當夫子時。學校已廢。仕焉而已者多不任爲師。夫子乃始設教於魯。以師道自任。開門授業。殊如之聞。必別有講肆之所。而非爲魯時家塾矣。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愠。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正義曰。人不知者。謂當時君卿大夫不知己學有成舉用之也。不愠者。鄭注云。愠。怒也。詩經正義引說文同。君子者。白虎通號。或稱君子者。道德之稱也。君之爲言尊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禮哀公問。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禮中庸記云。子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愆。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又論語下篇。

子曰。莫我知也夫。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正謂己之爲學。上達於天。爲天所知。則非人所能知。故無所怨尤也。夫子一生進德脩業之大。咸括於此章。是故學而不厭。時習之也。知也。誦人不倦。朋友來也。仁也。雖世不見知而不悔。不如不愠也。惟聖者能之也。夫子生衰周之世。知天未欲平治天下。故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記者因其言。列諸篇首。○注。愠。怒也。至不怒。○正義曰。詩經傳。愠。患也。患怒義同。皇疏後一解云。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爲教誨之道。若人有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愠怒之也。此即正義。焦氏循論語補疏注言。人有所不知。則是人自不知。非不知己也。我所知而人不知。因而愠之。非也。後漢儒林傳注引魏略云。樂辭字文載。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漏。又不熟悉。惟辭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辭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臂引類。至忘寢食。此亦焦氏就注設禮之。實則教學之法。語之而不知。雖舍之亦可。無容以不愠即稱君子。此注此云。不與經旨應也。

有子曰。孔子弟子有若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鮮。少也。上謂凡在己上者。

言孝弟之人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正義曰。阮氏元

有子之言似夫子。而欲師之。惟會子不可。其餘皆服之矣。故論語次章。即列有子之語。在會子之前。案會子不可。非不服有子也。特以尊異孔子。不敢以事師之禮。用之他人。觀會子但言孔

子德不可。而於有子無微辭。則非不服有子可知。當時弟子。惟有子會子稱子。此必孔子弟子於孔子後尊事二子如師。故稱稱子也。至闕子處冉有各一稱子。此亦二子之門人所記。而孔子弟

子之於二子仍稱字。故篇中於闕冉稱字。稱子錯出也。其爲人者。尙書大傳注。其。發聲也。周官典同注。爲。作也。並常訓。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氣也。又

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孝弟者。爾雅釋訓。順父母爲孝。兄弟爲友。此文不言友言弟者。友是兄弟相愛好。此則專指爲人弟者。不兼兄言也。賈子體術云。

子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爲孽。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爲敖。悌卽弟俗體。論語釋文云。弟本作悌。皇本高麗本亦作悌。並從俗作也。好犯上者。皇疏云。好謂心欲也。爾雅釋詁。犯。勝也。說文。犯。侵也。鮮者。鄭注云。鮮。寡也。此本爾雅釋詁。說文。越。是少也。越正字。鮮。魚名。出貉國。段借字。時世教衰。民知德者鮮。故孝弟之人。容有犯上。故云鮮也。作亂者。爾雅釋言。作。爲也。左宣十二年傳。人反物爲亂。十五年傳。民反德爲亂。作亂之人。由於好犯上。好犯上。由於不孝不弟。故古者教弟子就外舍。舉小藝焉。履小節焉。東髮就大學。舉大藝焉。履大節焉。皆令知有孝弟之道。而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隨行。朋友不相踰。又令知有事長上處朋友之禮。故孝弟之人。鮮有犯上。若不好犯上而好作亂。知爲必無之事。故曰未之有也。曾子立孝云。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脩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謂知終矣。是言孝弟之人。必爲忠臣順下而不好犯上。不好作亂。可無疑矣。春秋之時。學校已廢。卿大夫多世官。不復知有孝弟之道。故事君事長。鮮克由禮。而亂臣賊子。遂至接踵以起也。○注。孔子弟子有若。○正義曰。皇本作孔安國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有若少孔子三十三歲。論語邢疏及禮檀弓疏引作四十三歲。裴嗣史記集解引鄭玄云魯人。此出鄭氏孔子弟子目錄。今佚不傳。○注。鮮少。至少也。○正義曰。鮮少者。說文。辭。不多也。上者。謂凡在己上者。蔡邕獨斷。上者。尊位所存也。亦謂位在己上。凡者。總舉之辭。恭順者。說文。恭。肅也。稱名釋言語。順。循也。循其理也。注以犯上則非恭順。故人能孝弟。必恭順於上也。丘光庭兼明書以犯上爲干犯君上之法令。亦此注義所括。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正義曰。務本者。說文。務。趣也。高誘而道生者。李賢後漢郎顗傳注。立。猶定也。道者。人所由行之路。事物之理。皆人所由行。故亦曰道。漢書董仲舒傳。道者。所繇屬於治之路也。是也。廣雅釋詁。生。出也。大戴禮保傳云。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說苑建本篇。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尙。始不誠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阮氏元論仁篇。以本立而道生爲古逸詩。愚謂務本二句。是古成語。而有子引之。說苑及後漢延篤傳皆作孔子語者。七十子所述。皆祖聖論。又當時引述各經。未檢原文。或有錯誤故也。中庸言達道五。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父子昆弟。尤爲本根之所在。若人能孝弟。則於君臣夫婦朋友之倫。處之必得其宜。而可名之爲達。故本立而道生也。爲仁猶言行仁。所謂利己強仁者也。下篇其爲仁矣。皆言爲仁。仁字從二人會意。言仁由己。子貢問爲仁。堂室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皆是言爲仁。又志於仁。求仁欲仁。用力於己與人相親愛也。善於父母。善於兄弟。亦由愛敬之心。故禮言孝子有深愛。又言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敬亦本乎愛也。孝弟所以爲爲仁之本者。孝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德

兼仁義禮智。此不言德言仁者。仁統四德。故爲仁尤亟也。孟子離婁篇。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云。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爲仁必先自孝弟始也。孝經云。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變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觀此。則不孝不弟。雖有他善。終是不仁。何者。爲其大本已失。其未自不足貴也。宋氏翔鳳鄭注韓本。爲仁作爲人云。言人有其本性。則成功立行也。案仁人當出齊古魯異文。鄭就所見本人字解之爲人之本。與上文其爲人也句相應。義亦通也。鄭注又云。孝爲百行之本。言孝則弟可知。百行者。不一行也。呂氏春秋孝行云。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又云。務本莫貴於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夫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先所重。而後及所輕。是知孝弟爲爲人之本。故君子先務此也。孝弟也者云云。是釋務本二句之義。與者。語助辭。○注。本基至大爲爲人之本。○說文。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下。一在下。象其根。注訓基者。說文。基。牆始也。始亦本也。大成者。大論廣也。訓生爲成。此引申之義。表記云。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通易辭也。又云。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擊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仁道大成。最爲難能。故惟能先事父兄。復擴充其本性之善。兼有衆德。然後仁道可冀大成也。皇本以先能事父兄二句爲包注。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

曰。正續

禮表記。子曰。情欲信。辭欲巧。詩用無正。巧言如流。仲躬處休。左傳載師曠善諫。叔向引巧言如流以美之。又烝民詩。令儀令色。彼文言巧令。皆是美辭。此云鮮矣仁者。以巧令多由偽作。故下篇言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又書皋陶謨云。何畏乎巧言令色。孔王。孔。甚也。王。倨也。以巧言令色爲甚倨。則不仁可知。然夫子猶云鮮仁者。不忍重斥之。猶若有未絕於仁也。會子立專云。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與此文義同。皇本仁上有有字。○注。巧言至仁也。○正義曰。巧好音義相近。詩用無正義。巧。猶奢也。禮表記注。巧謂順而說也。皆謂好其言語。即詩云好言自口也。爾雅釋詁。令。尊也。書皋陶謨令色。史記夏本紀作善色。是令有善義。說文。色。顏氣也。齊語章昭解。顏。眉目之間。引申之。凡氣之達於面者。皆謂之顏。故注以顏色連文。云少能有仁。似注所見本亦作有仁。

曾子曰。罔馬曰。弟子。曾參。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罔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正義曰。吾日三省吾身者。爾雅釋詁。吾。我也。說文。吾。我自稱也。日行一周天爲

一晝夜。故一晝夜即名曰。周髀算經注。從旦至且爲一日也。是也。說文。三。數名。阮氏元數說。古人簡策繁重。以口耳相傳者多。以目相傳者少。且以數記言。使百官萬民。易誦易記。供範周官。尤其最著者也。論語以數記文者。如一言三省三友三樂三戒三愆三愆三變四教絕四四惡五美六言六蔽九思之類。則亦皆口授耳。受心記之古法也。鄭注云。思察己之所行也。此以省訓察。本爾雅釋詁。說文。省。視也。義亦近。爾雅釋詁。身。我也。說文。身。體也。象人之身。釋名釋身體云。身伸也。可屈伸也。爲人謀而不忠者。國策魏策注。爲。助也。左襄四年傳。吝難爲謀。魯語。吝事爲謀。毛詩四牡傳。吝事之難易爲謀。用內外傳義也。周禮。忠者。文之實也。揚倅荀子禮論注。忠。誠也。誠實義同。誠心以爲人謀謂之忠。故臣之於君。有誠心事之。亦謂之忠。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者。禮檀弓注。與。及也。此常訓。鄭注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同門義見前疏。同志者。謂兩人不共學而所志同也。鄭箋詩關雎注。荀坊記並有此訓。說文。交。同也。同志爲友。從二又。相交友也。義與鄭同。說文。交。脛也。从大象交形。朋友與己兩人相會合亦得稱交。引中之義也。皇本交下有言字。說文。信。誠也。從人從言會意。釋名釋言部。信。申也。言以相申。使不相違也。五倫之義。朋友主信。故會子以不信自省也。傳不習乎者。傳謂師有所傳於己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不如丘之好學。可見好學最難。其於及門中。惟稱顏子好學。今會子三省。既以忠信自勵。又以師之所傳。恐有不習。則其好學可知。會子立事篇。日且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段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又云。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不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行也。此正會子以傳不習自省之證。習兼知行。故論語恒言習也。鄭注云。魯讀傳爲專。今從古臧氏庸鄭注釋云。此傳字。從專得聲。魯論故省用作專。鄭以古論作傳。于義益明。故從之。如臧此言。是專與傳。同謂師之所傳。而字作專者。所謂假借爲之也。宋氏翔鳳論語發微。孔子爲會子傳孝道而有孝經。孝經說曰。春秋屬商。孝經屬魯。則會子以孝經專門其家。故魯論讀傳爲專。所業既專。而習之又久。師資之法無絕。先王之道不墜。會氏之言。即孔子傳習之旨也。包氏慎言論語溫故錄。專謂所專之業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學者說義必稱師。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所專之業不習。則墮棄師說。與叛同科。故會子以此自省。後漢書儒林傳。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說離。揚雄所謂讀傳之學。各習其師。此即魯論義也。案宋包二君義同。廣雅釋詁。專。業也。亦謂所專之業。此魯論文既不著。義亦難曉。故既取臧說。兼資宋包。非敢定於一是也。○注。弟子會參。○正義曰。元和姓纂。夏少康封少子曲烈於鄭。春秋時。爲其所滅。鄭太子巫仕魯去邑爲會氏。見世本。巫生阜。阜生哲。哲即會點。會子父也。史記弟子傳。會子名參。字子與。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注。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正義曰。得無者。疑辭。郭氏翼雪履齋筆記。會子三省。皆指施於人者言。傳亦我傳乎人。傳而不習。則是以前著躬試之事而後傳。其害尤甚於不忠不信也。焦氏徂論語補疏。己所素習。用以傳人。方不妄傳致誤學者。所謂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也。二說皆從集解。亦通。

子曰。道千乘之國。**馬**曰。道謂爲之政教。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晦。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正義曰。道。皇本作導。千者。數名。說文。千。十百加乎其上的名。故人登車。亦謂之乘。三蒼云。衆。載也。左傳元年傳杜注。車曰乘。車駕馬。多用四。故儀禮聘禮注云。乘。四馬也。趙岐孟子梁惠王篇注。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國者。說文云。國。邦也。周官太宰鄭注。大曰邦。小曰國。此對文有異。若散文亦通稱。○注。馬曰至存焉。○正義曰。說文云。政。正也。从攴從正。正亦聲。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政教即教信諸端。注言此者。明敬事云云。卽所以道國也。道本道路之名。人所循行。此政教。亦是示人以必行。故得曰道。包云治者。謂治之以政教。義與馬不異也。鄭此注云。司馬法云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鄭此注與馬同。又公羊哀十年傳疏引云。公侯方百里井十。則賦出革車一乘。亦此注文。井十當作井百。邢疏云。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兵。周禮司馬掌征伐。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此六尺曰步。至成出革車一乘。皆彼文也。引之者。以證千乘之國。爲公侯之大國也。皇疏云。凡人一舉足爲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畝百爲夫。是方百步也。謂爲夫者。古者賦田。以百畝地給一農夫也。夫三爲屋。則是方百里者三也。並而言之。則廣一里。一里。三百步也。而猶長百步也。謂爲屋者。一家有夫婦子。三者具。則屋道乃成。故合三夫目爲屋也。屋三爲井。三屋並方之。則方一里也。名爲井者。因夫間有流水縱橫相通成井字也。井十爲通。十井之地並之。則廣十里。長一里也。謂爲通者。其地有三十屋相通。共出甲士一人。徒卒二十人也。通十爲成。則方十里也。謂爲成者。共賦法一乘成也。其地有三百屋。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卒二十人也。方十里者千。卽是千成。則容千乘也。方百里者。有方十里者百。若方二百里。二二爲九。則有方百里者九。合成方十里者九百也。是方三百里。唯有九百乘也。若作千乘。猶少百乘。是方百里者一也。今取方百里者一而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其廣十六里也。今半斷各長三百里。設法特碑前三百里。南西二邊。是方三百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方十六里者一。有方十里者二。又方一里者五十六。是少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也。然則向割方百里者爲六分。埽方二百里。兩邊猶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埽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殺法破而埽三百十六里兩邊。則

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方三百十六里有奇也。邢疏申馬說云。案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此千乘之國。居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伯子男自方三百而下。則莫能容之。故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欽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故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又申包咸云。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者。謂夏之公侯。殷周上公之國也。云古者井田方里爲井者。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也。云十井爲乘。百里之國。千乘也者。此包以古之大國。不過百里。以百里賦千乘。故計之每十井爲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爲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爲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爲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也。與乘數適相當。故云適千乘也。云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者。馬融依周禮大司徒文。以爲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以下也。包氏依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也。又孟子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之制。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包氏據此以爲大國不過百里。不信周禮有方五百里四百里之封也。案往包馬異說。皇邢疏如文釋之。無所折衷。後人解此。乃多轉輊。從馬氏。則以千乘非百里所容。從包氏。則以周禮爲不可信。紛紛詭難。未定一是。近人金氏翼求古錄說此最明最詳。故備錄之。其說云。孟子言天子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又言萬乘之國。千乘之家。千乘之國。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是千里出車萬乘。百里出車千乘。十里出車百乘也。子產言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圻方千里。同方百里。亦如孟子之說。以開方之法計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計有萬井。萬井而出車千乘。則十井出一乘矣。若馬氏說百井出一乘。則百里之國。止有百乘。必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乃有千乘。與孟子不合。包氏合於孟子。是包氏爲可據矣。哀十二年公羊傳注。言賦十井。不遺一乘。此一遺也。馬氏之說。則據司馬法。鄭注小司徒。亦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三十家。爲匹馬。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賈疏通九十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是三十家也。案司馬法。一書。未必真周公之制。所言與孟子子產皆不合。信司馬法。何如信孟子耶。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今謂大夫百乘。地方百里。等於大國諸侯。必不然矣。或謂司馬法車乘有兩法。一云兵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一云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賈公彥以士十人。徒二十人。爲天子畿內采地法。以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畿外邦國法。此言千乘之國。是畿外邦國也。一乘車。士卒共七十五人。又有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饗五人。櫛被五人。共一百人。馬牛芻葵具備。此豈八十家所能給哉。不知天子大軍。出於六鄉。大國三軍出於三鄉。蓋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邊亦有三軍。三鄉爲正卒。三邊爲副卒。鄉遂出軍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丘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邊。六邊不足。取都鄙。

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塗。鄉塗不足。然後徧徧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於鄉塗。徧不止。徧境出之。是爲千乘之賦。然則都鄙固不出兵也。江慎修云。七十五人者。丘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與司馬法合。此說得之。然則都鄙即至出兵。而調發之數。惟用三十人。豈八十家所不能給哉。至於丘乘之法。八十家而具七十五人。無遺家一人耳。此但備而不用。惟蒐田講武乃行。又何不給之有。農隙講武。正當人人訓練。家出一人耳。不爲厲民也。若夫車馬之費。亦自不多。古者林木取之公家山林而無禁。則造車不難。馬牛畜之民間。可給民用。不過暫出以供蒐田之用耳。鄒樊則尤野人所易得者也。且以八十家而出一車四馬。又何患其不給乎。或又謂百里之國。山川林麓。城郭宮室。徐巷園圃。三分去一。三鄉三塗。又不出車。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則三百乘且不足。安得有千乘乎。不知百里之國。以出稅之田言。非以封域言也。孟子言碩祿。正是言田。其曰地方百里者。地與田通稱。故井地即井田也。百里以田言。則山川林麓以及徐巷園圃等。固已除去矣。碩祿必均。若不去山川。山川天下不同。則祿不均矣。荀境內山川甚多。而封域止百里。田稅所出。安足以給用乎。故知大國百里。其封疆必不止此。周禮所以有五百里四百里之說。蓋兼山川附庸而言也。孟子則專言穀土耳。城郭宮室徐巷等。雖有定數。然亦非穀土。則亦不在百里之內也。先儒三分去一之說。亦未必然。孟子言方里而井。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皆以井計數。方里不必其形正方。以方田之法算之。有九百畝則曰方里。地方百里等方字。皆如是也。然則百里之國。不謂封疆。其里亦非廣長之里矣。孟子言一夫百畝。而周禮有不易百畝一易二百畝再易三百畝之說。蓋孟子言其略。周禮則詳言之也。分田必均。周禮以三等均之。其說至當。左傳井衍沃牧隰泉。鄭氏謂隰泉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是也。是則一井不必九百畝。百里之國亦不必九百萬畝。以通率二井當一井。當有一千八百萬畝矣。孟子但舉不易之田。故曰一夫百畝。大國百里也。鄉塗之民皆受田。則亦有車乘。但其作之之財受於官府。故曰不出車。非無車也。夫敬事而信。包氏曰。爲國者舉事必敬如是。百里之國。豈不足於千乘哉。包氏之說。可無疑矣。

**敬事而信。** 包氏曰。爲國者舉事必敬。與民必誠信。節用而愛人。包氏曰。節用不奢侈。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使民以時。包氏曰。作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正義曰。事謂政事。用謂財用也。愛。說文作愛。行貌。則一義。本字作慈。衆誤也。從古文之象。費多士序鄭注。民。無知之稱。呂則注及詩雲臺序注。並云。民者冥也。冥亦無知之義。宋石經避諱敬作欽。後放此。○注。爲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正義曰。說文。敬。肅也。從支苟。釋名釋言語。敬。警也。恒自肅警也。此注言敬慎者。慎亦肅警意也。下篇敬事敬事思敬訓並同。荀子離兵篇。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與民必誠信者。誠者。實也。言舉事必誠信也。事是政令。政令所以教民。故注以與民言之。晉語箕鄭曰。信於君心。則矣惡不讎。信於民。則上下

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注。節用至養之。○正義曰。說文云。節。竹約也。引申爲節儉之義。賈子道術云。費弗過適謂之節。易象傳。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是人君不知節用。必致傷財且害民也。奢侈者。奢。張也。侈。汰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云。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管子八觀篇。國修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愈智生。愈智生。則邪巧作。故邪愈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以生。生於無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念也。國以民爲本者。注以愛人。人指民言。避下句民字。故言民耳。穀梁桓四年傳。民者。君之本也。君主乎國。故國以民爲本。愛養者。養謂制民之產。有以養民。乃爲愛也。說苑政理篇。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喜。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是皆言治國者當愛民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篇解此文云。人謂大臣羣臣。易訟二爻邑人三百戶舉大數。謂天子上大夫受地視侯也。此以下文言民。則人非民。故解爲大臣羣臣。於義亦通。○注。作使至農務。○正義曰。作。如動作之作。邢疏云。作使民必以其時者。謂築繒邑城郭也。春秋莊二十九年左氏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注云。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二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注云。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榦而興作。日至而畢。注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若其門戶道橋城郭牆塹。有所損壞。則特隨壤時修之。故傳二十年左傳曰。凡啓塞從時是也。秦邢疏謂損壞隨時修之。是動小工。不必須農隙也。左隱五年傳。言治兵振旅。蒐苗獮狩。皆於農隙。以講武。謂講武事。此使民之大者。春秋時。兵爭之術亟。日事律調。多違農時。尤治國所宜戒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馬曰。文者。古之遺文。正義曰。弟子者。對兄父之稱。謂人幼少爲弟爲子時也。儀禮特牲饋食禮注。弟子。後生也。大射儀注。弟子。其少者也。入則孝。出則弟者。禮內則云。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是父子異宮。則入謂由所居宮至父母所也。內則又云。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大戴禮保傳云。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大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是出謂就傳。居小學大學時也。弟者。言事諸兄師長。皆弟順也。教弟子先以孝弟者。孟子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孝弟本人所自具。因弟子天性未漓而教導之。曲禮內則少儀弟子職所述。皆其法也。諸言則者。急辭也。謹而信者。謹而信者。詩民勞箋。謹。猶慎也。謹於事見。信於言見也。汎愛衆而親仁者。說文。汎。澤貌。引申爲普遍之義。廣雅釋言。汎。猶博也。左襄二十八年傳。引此文作汎愛。說文。汎。猶也。義亦通。爾雅釋詁。衆。多也。周語。近人三爲衆。引申之。人在衆中。無以表異於人。亦得稱衆。仁則衆中之賢者也。廣雅釋詁。親。近。

也。君子尊賢而容衆。故於衆人使弟子汎愛之。所以養治其血氣。而導以善厚之教。又使之親近仁者。令有所觀感也。大戴禮保傳云。故孩提。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也。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比選天下端士閑博有道術者以輔翼之。使之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亦言教太子當孩提時。宜近正人。即此教弟子親仁之意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皇疏云。行者。所以行事已畢之迹也。說文。餘。饒也。後氏鳴增論經解義。有餘力。謂童子精力有餘也。曲禮云。人生十年曰幼學。內則云。十年學書計。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無業。是古教幼學之法。此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後之者。文有理誼。非童子所知。若教成人。則無餘力不得學文可知。先之以孝弟諸行。而學文後之者。文有理誼。非童子所知。若教成人。則百行皆所當謹。非教術所能備及。故惟冀其博文。以求自得之而已。此夫子四教。先文後行。與此言教弟子法異也。○注。文者古之遺文。○正義曰。凡文皆古人所遺。古言遺文。馬以弟子所學。別有一書。如弟子職之類。後或失傳。故蕤言古之遺文而已。鄭注云。文。道藝也。周官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是藝爲六藝也。藝所以載道。故注道藝連文。其義與馬氏並通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孔曰。子夏。弟子。卜商也。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孔曰。盡忠節不愛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

學矣。正義曰。周官太宰鄭注云。賢。有善行也。賢賢者。謂於人之賢者賢之。猶言親親長長也。宋氏鉅鳳樓學齋札記。三代之學。皆明人倫。賢賢易色。明夫婦之倫也。毛詩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此賢賢易色指夫婦之切證。陳氏祖范經說。管氏同四書紀聞略同。而今案夫婦爲人倫之始。故此文敘於事父母事君之前。漢書李尋傳引此文。顏師古注。易色。輕略於色。不費之也。公羊文十二年傳。仲君子易怠。何休注。易怠。猶輕惰也。是易有輕略之義。又廣雅釋言。易。如也。王氏念孫疏證引之云。論語賢賢易色。易者。如也。猶言好德如好色也。此訓亦通。事父母能竭其力者。曲禮記。生日父曰母。說文。父。矩也。家長率教者。从父舉杖。母。敎也。从女象孺子形。一曰象乳子也。說文父又云。竭。負舉也。負舉者必盡力。故竭。又訓盡。此文義得兼之。曾子本孝云。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盧辨注。分地任力致甘美。又曾子大孝云。小孝用力。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孔氏廣森補注。庶人之孝。孟子萬章篇言舜事云。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矣。是竭力爲庶人孝養之事也。事君能致其身者。儀禮喪服傳。君至尊也。鄭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說文。致。送詣也。庶人之孝。孟子萬章篇言舜事云。我竭力耕田。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毛傳云。思歸者。私恩也。應璩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

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是言事君不得私愛其身。禮留君事也。雖曰未學者。廣雅釋詁。雖。詞也。當時多世卿。廢選舉之務。此舉之務。於人倫大端。無所遺失。故有未學已事君也。吾必謂之學者。廣雅釋詁。謂。說也。子夏以此人所行。於人倫大端。無所遺失。故有未學已事君也。故云必謂之學者。必謂者。深信之辭。春秋繁露玉杯篇。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董子所言。正與此文義同。○注。子夏至則善。○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子夏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集解引鄭說溫國卜商。溫是衛邑。稱國者。或本為國。從其初名之也。家語弟子解以為衛人。與鄭目錄合。孔穎達檀弓疏。則云魏人。又唐贈魏侯。宋封魏公。據史記及呂氏春秋舉難察賢篇。並言子夏為魏文侯師。是子夏固嘗居魏。魏衛同音。故誤以為魏人耳。言此好色之心好賢者。此以易為更易。義涉迂曲。今所不從。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孔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又不能堅固。

識其義理。正義曰。稱君子者。言凡已仕未仕有君師之責者也。不重者。法言修身篇。或問何如斯謂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是言君子貴重也。禮玉藻云。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並言人當重慎之事。則不威者。言無威儀也。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是君子勤禮。勤禮莫如致敬。衛北宮文子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又云。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又下篇夫子語子張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並言君子有威儀之事。不威由於不重。故言行輕薄之士。必不能遠暴慢鄙倍。雖厲聲色。暴刑罰。人莫畏之矣。○注。孔曰至義理。○正義曰。鄭注曲禮云。固。謂不達於理也。往蔡義云。固。猶賁陋也。皆蔽塞之義。下篇夫子告子路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謬。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是言不學之蔽。而不可知人之成德達材。必皆由學矣。中論治學篇。民之初載。其昧未知。譬如寶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事物斯辨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是其義也。一曰以下。此集解別存一義。非仍前所注之人。下皆放此。說文。重。厚也。敦亦訓厚。故注以敦重連文。詩天保傳。固。堅也。亦常訓。此以不重不威之人。雖知所學。不能堅固。無由深造之以進而識其義理也。所以然者。以此人學若堅固。必能篤行。其容貌顏色辭氣。必不至輕惰若此矣。今不能敦重無威嚴。故知其學不能堅固也。義與前異。亦略通。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

過則勿憚改。鄭曰：主親也。憚，難也。

正義曰：釋文云：毋音無。本亦作無。宋刊九經本。亦作毋。說文：毋，止之聲也。竊止也。無即竊。隸省。儀禮士

昏禮公食大夫禮注。並云古文毋為無。然則毋無亦今古文異。廣雅釋言：如，均也。己即我之別稱。說文：己承戌象人腹。是己本象人形。故人得自稱己。會子制言中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吾等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由會子及周公言觀之。則不知己者。即不仁之人。夫子不欲深斥。故祇言不如己而已。呂氏春秋驕恣篇引仲應曰：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羣書治要引中論曰：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益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己慎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慎也。亦無日矣。又韓詩外傳南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攸行也。此於尊者。自從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諸文並足發明此言之旨。過則勿憚改者。周官調人注。過。無可本意也。詩東山箋。勿。無也。說文。改。更也。並常訓。言人行事。有非意之過。即當改之。不可復難。復依前行之也。會子立事篇。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其下復而能改。又下篇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皆言人有過當速改也。皇疏載一說云：若結友過誤。不得善人。則改易之。莫難之也。故李充云：若友失其人。改之為貴也。案高誘注呂氏春秋驕恣篇。引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以證所擇而莫如己者亡之義。亦以證為結友過誤。或僕人有此義。故李充云然。然既知誤交。何難即改。似不足為君子慮也。○注。主親也。憚難也。○正義曰：主訓親者。引申之義。注意謂人當親近有德。所謂勝己者也。然下文復言無友不如己。於意似重。或未必然。皇疏云：以忠信為百行所主。是言忠信在己不在人。其義較長。周語云：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韋昭注。主。猶名也。義可互證。說文。憚。忌難也。從心卑聲。一口難也。難就事言。忌難。謂人忌畏之。詩雲漢箋。憚。猶畏也。是也。此注同許後義。亦通。

會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孔曰：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

化其德。皆歸於厚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慎。誠也。說文。慎。謹也。誠謹義同。周官疾醫死終。則各檀弓又云。會子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皆是言慎終之事。追遠者。說文。追。逐也。詩鴛鴦箋。遠。猶久也。並常訓。言凡父祖已歿雖久遠。當時追祭之也。荀子禮論云。故有天下者事十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又周官司尊彝言四時閒祀有追享。鄭康成注。以為祭遷廟之主。則此文追遠。不止以父母言矣。民德歸厚者。樂記云。德者。性之端也。淮南子齊俗訓。得其天性謂之德。穀梁傳二十八年傳。歸者。歸其所也。墨子經上。厚。有所大也。當春秋時。禮教衰微。民多薄於其親。故會子調在位者。但能慎終追遠。民自知感厲。亦歸於厚也。禮坊記云。修宗廟。教祭祀。教民追孝也。又祭統云。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與物備矣。順以備者也。

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注。慎終至厚也。○正義曰。祭統云。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是喪當盡哀。祭當盡敬。然此文慎終。不止以盡哀言。禮雜記云。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痛爲下。教與禮同。卽此文所云慎也。言君者以會子言民德。民是對君之稱。蓋化民成俗。必由在上者有以導之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耶。抑人君自願與之爲治。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耶。抑人君自願與之爲治。

子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正義曰。問於子貢者。說文。問。訊也。釋碑。凡子貢皆作子贛。說文。貢。獻功也。贛。賜也。子貢名賜。字當作贛。凡作貢。皆是省借。作贛則譌體也。夫子至於是邦也。夫子卽孔子。夫者。人所指名也。子者。尊也。人之別稱也。皇疏云。禮。身經爲大夫者。得稱爲夫子。孔子。魯大夫。故弟子呼爲夫子也。必聞其政者。字林。至。到也。廣雅釋言。是。此也。說文。輅。國也。從邑丰聲。周官大宰注。大曰邦。小曰國。此對文。若散言。亦通稱也。必聞其政者。說文。聞。知聞也。下篇云。政者。正也。時人君有大政事。皆就夫子諮度之。故言必聞其政也。求之與抑與之與者。義槩定元年傳。求者。請也。抑者。更端之辭。漢石經。抑與作意予。案周語抑人故也。抑字義音近義同。故二文互用。與。猶言告也。石經鄭箋。抑之言噫。釋文引韓詩云。抑。意也。則抑意音近義同。故二文互用。與。猶言告也。石經作予。亦通用字。下篇君孰與足。漢書谷永傳作予足。可證也。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者。說文。溫。仁也。溫。水名。義別。經典悉段溫爲溫。爾雅釋訓。溫。溫柔也。詩燕燕箋。溫謂顏色也和也。下篇子溫而厲。是溫指貌言。說文云。甚。善也。今諫變爲良。賈子道術篇。安柔不苛謂之良。良謂心之善也。爾雅釋詁。恭。敬也。說文。讓。推也。讓。相讓也。讓。相實讓也。凡諫讓揖讓字當作讓。今經典亦假讓爲讓。又說文才部。得。行有所得也。論衡知實篇引此文。解之云。溫良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則人告語之矣。但其延有似於求而得之。故子貢就其求之言。以明其得聞之故。明夫子得聞政。是人君與之。非夫子求之矣。吳氏嘉賓論語說。君所自擅者謂之政。常不欲使人與

聞之。況遠臣乎。溫良恭儉。是誠於不干人之政也。誠於不干人之政。則入人之國。無有疑且忌焉者。其視聖人。如已之素所師保。安忍不以告焉。今之人。求以聞人之政。不知其身且將不之保。韓非說難是已。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者。公羊桓六年傳。其諸以病相與。何休注。其諸辭也。說文。異。分也。夫子原不是求此。假言即以夫子得之爲求。亦與人異也。宋石經避諱。凡讓字作遜。皇本作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也。○注。子禽至名賜。○正義曰。臧氏庸拜經日記。史記弟子列傳。有原亢籍。無陳亢。蓋原亢。即陳亢也。鄭注論語檀弓。俱以陳亢爲孔子弟子。當是名亢。字籍。一字子禽。籍。禽也。故諱籍字禽。否則亢言三見論語。弟子書必無不載。太史公亦斷無不錄。家語既有原抗。字禽籍。不當復有陳亢子禽矣。明係子肅竄入。原陳之所以不同。何也。蓋原氏出於陳。原陳同氏也。詩陳風。東方之原。毛傳。原。大夫氏。春秋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韓原仲。則原亢之爲陳亢信矣。漢書古今人表中。中分陳亢陳子禽二人。與魯太師公明賈子服景伯林放陳司敗陽膚尾生高申振師冕同列。又以陳子亢隸下。上與陳弃疾工尹商陽齊禽放鐵者同列。分爲三人。與申振皆不以爲弟子。此不足據。案臧說是也。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鄭注。子車。齊大夫。子亢。子車弟。則亢亦齊人也。弟子傳。原亢籍。少孔子四十歲。又云。端木賜。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皇疏本。陳亢也。句下有字子禽也四字。名賜句下有字子貢也四字。於文爲複。當是皇所增。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孔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二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孔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正義曰。爾雅

也。說文同。又觀。諦視也。穀梁隱五年傳。常視曰視。非常曰觀。毛詩序。在心爲志。廣雅釋詁。志。意也。說文。勑。終也。癯。或從戛。今字作戛。練體小變。戛。伏也。別一義。蓋假借也。

禮坊記注。行。猶事也。爾雅釋天。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郭注解周曰年云。取禾一熟。義本說文。任氏中釋三九曰。三年者。言其久也。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若其非道。雖朝

死而夕改可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鮌湮洪水。汨陳其五行。葬倫攸斂。天乃不葬。供範九疇。雖朝則殛死。禹乃嗣興。葬倫攸斂。天乃再興。供範九疇。葬倫攸斂。蔡啟啓商。恭聞王室。其子禁。改行帥德。鮌

周公以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此改乎其父者也。不事惟是。虞舜側微。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父。不格姦。祗載見贊。變變齊栗。贊亦允若。會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

志。諭父母於道。此父在而改於其子者也。是非以不改爲孝也。然則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三年云者。雖終其身可也。自斯義不明。而後章悼高拱之邪說出矣。案注說是也。漢書五行志。京房

易傳曰。幹父之蠱。有子考亡。咎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南史。蔡廓子與宗傳。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繁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創除。自孝建

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與宗慤然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二史所言。皆以無改爲孝。不復計及非道。則自漢以來。多不知此義矣。禮坊記。子云。君子馳其驅之健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其父之道。可謂孝矣。馳過敬美。正是擇善而從。即夫子論孟莊子之孝。不改父臣與政爲難能。亦是因獻子之臣與政。本不須改。而莊子能繼父業。所以爲孝。若父之健有所未善。而相承不變。世濟其惡。又安足貴乎。可者。傑許之辭。說文。可。有也。○注。父在至其行。○正義曰。鄭注云。孝子。父在無所自專。庶幾於其善道而已。此爲孔所襲韓詩外傳。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可謂子矣。是父在子不得自專也。庶幾於其善道。謂但觀其志有善道無善道。事可見也。朱子或問引范祖禹說。以人子於父在時。觀父之志而承順之。父沒。則觀父之行而繼述之。與鄭孔注義異。錢氏大昕研堂文集惡取范說。曰。孔子之言。論孝乎。論觀人乎。以經文可謂孝矣證之。其爲論孝不論觀人。夫人而知之也。既曰論孝。則以爲觀父之志行。是也。不論觀人。則以爲觀人子之志行。非也。子之不孝者。好貨財。私妻志。父母之養且不顧。安能觀其志。朝死而夕忘之。安能觀其行。禮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觀其志之謂也。又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觀其行之謂也。孟子論事親爲大。以會元之賢。僅得謂之養口體。則孔子之所謂養其志者。惟會子之養志足以當之。如是而以孝許之。要不可乎。案莊說亦通。但論孝即是觀人。既觀其行。而知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以孝許之。鄭孔義本不誤。故仍主鄭孔而以范說附之。○注。孝子至之道。○正義曰。注以三年是居喪之期。故云在喪也。宋氏錫鳳發微說。按七略春秋經十一卷。出今文家。繫閔公篇於莊公下。博士傳其說曰。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又漢書師丹傳。丹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皆以三年就居喪言。與此注同。哀惠曾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者。謂人子居喪。猶若父存時。己仍爲子。若曲禮言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墜。皆若父存。不敢遽當室也。此說於義似通。然居喪不敢改父之道。喪終自仍宜改。改與不改。皆是恒禮。要足以見人子之孝。故知此注尙未然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馬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正義云。禮

禮者。履此者也。管子心術篇。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有體。謂之禮。方言。用。行也。說文。用。可施行也。禮主於讓。故以和爲用。燕義云。和寧。禮之用也。是也。說文。飭。調也。諫與味同。孟。味也。和。相應也。三義略近。今經傳通作和。賈子道術篇。剛柔得道謂之和。反和爲乖。韋昭晉語注。貴。重也。高誘呂氏春秋尊師注。貴。尙也。和是禮中所有。故行禮以和爲貴。皇邢疏以和爲樂。非也。樂記云。禮勝則離。鄭注。離謂折居不和也。又易繫辭傳。履以和行。虞翻注。禮之用。和爲貴。故以和行。和是言禮。非謂樂。審矣。論衡四諱篇。死亡謂之先。兩雅釋